

心心相印

◎鞠志杰

在社区组织的居民联欢会上，主持人推出了一个测试夫妻默契度的游戏——“心心相印”。

参加游戏的夫妻在台上各站一边，按主持人所出的题目，在书写板上写出答案。如果夫妻写得一致，证明他们的默契度很高；不一致，则被淘汰。最终在答题中获胜的那对夫妇为获胜者，奖一部手机。

然而，游戏是残酷的，一开始场上还有欢快的笑声，但不一会儿气氛就变得紧张而压抑起来。一对夫妻被淘汰时还在争吵：“我明明最爱吃茄子，你怎么写青椒呢？”“我明明最喜欢红色，你怎么写蓝色呢？”“不过是个游戏嘛？何必这么认真？”

但冷静下来后，被淘汰的夫妻都表示他们有所感悟：原来，我们并不十分了解对方，平时也不够关注对方。感谢这个游戏，让我们在以后的生活里，要多互相关心。

游戏接近尾声，台上只剩下波波夫妇了，他们二人答题又快又准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向最后的胜利冲刺。人们都把目光聚焦在他俩身上，目光的内容很复杂。主持人鼓励他们：“恭喜你们，再答对三个题目，手机就是你们的了。让大家看一看你们夫妻俩到底有多默契，行不行？”波波夫妇的脸上始终带着自信的微笑，并且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来吧！”

主持人出第一题：“请写出丈夫的昵称。”

夫妻俩不假思索，马上写完。两人的书写板上是同一个词“皮子”。大家都笑了。

主持人说：“请妻子解释一下为何管丈夫叫‘皮子’？”波波的妻子大方地说：“他的名字里面有‘波’字，我俩谈恋爱的时候我管他叫‘三皮’。等结了婚，就演变成‘皮子’了，一直叫到现在。”大家鼓掌。

主持人出第二题：“请写出妻子的昵称。”

夫妻俩很快写完，答案仍然一样：“妮皮。”人们又笑了。主持人让波波解释一下。他笑着说：“本来吧，我俩谈恋爱时，我都是管她叫‘小妮子’的。可后来她非管我叫‘皮子’，那我能饶她吗？于是就叫她‘妮皮’！”大家又乐了。

主持人出第三题：“请写出孩子的昵称。”

夫妻俩又很快写完，大家看到两块书写板上都写着“妮崽”一词，不禁都愣住了。波波说：“她是‘妮皮’生的孩子，当然就叫‘妮崽’了。”大家伙听了哈哈大笑起来。

笑过之后，礼堂里突然一片寂静，许多人都为这平淡而伟大的幸福感动。波波的女儿早已跑上台去和父母亲站在一起，三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。

主持人把话筒递给波波，让他讲两句。波波说：“其实幸福很简单，只要真诚地去爱。我全心全意地爱我的妻子和女儿，她们也全心全意地爱我，我们全心全意地互敬互爱。结果，幸福就这样把我们包围了。”

台下掌声雷动。



燕子声声里

◎熊荟蓉

每年清明时节回家祭拜父母后，我总是飞快地逃离。我不敢看那烟树深处的白墙碧瓦，那曾经盈满欢笑的老屋，如今是一座空巢。

然而去年回老家的时候，我无意间一瞥，目光竟然被一个碗状的东西拽住了，不由自主地向它走去。

老屋廊檐下，果真挂着个燕子窝！窗前一根生锈的晾衣绳上，歇着一对灰黑的燕子。它们相互梳理着羽毛，亲密地呢喃着。那声音甜糯、轻柔，像一把细毛刷，拂拭出我内心积压已久的前尘往事。

那年春天的一个清晨，我被一阵“唧唧”声吵醒，蹬了一脚还在酣睡的母亲：“妈，啥鸟在叫？”母亲竖起耳朵，随即翻身下床，打开大门，传来惊喜的呼唤：“燕子！燕子呢！燕子来咱家做窝了！”

我一个鲤鱼打挺，欢蹦起来。哇，真有两只灰黑的燕子，在门前的木槿篱笆上啁啾，而廊檐下的墙壁上已经粘了许多泥巴和树枝。父亲也很高兴：“太好了！咱家也有燕子了！”

在我们家乡有个说法：燕子在谁家筑巢，就会给谁家带来福气和财运。红霞家年年都有燕子，她哥就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。我摸着母亲隆起的肚子说：“妈，要是生个妹妹，就叫燕子吧！”母亲白了我一眼：“呸呸，快改口说是弟弟，弟弟！”

我知道父母天天都在盼着生个弟弟，我不喜欢弟弟。村子里的几个小弟弟，全都是鼻涕虫！我绝不改口，目光追随着那两只翩飞的燕子。只见它们扑棱着翅膀，尖嘴上衔着细泥和杂草，又飞到咱家廊檐下了。

此后，它们每天飞来飞去，不久，一个燕子窝就做成了。春末，两只乳燕破壳而出，整天唧唧啾啾。如果老燕衔虫归来，它俩就探出脑袋，伸出小嘴争食。

那天午后，我坐在门槛上，沉醉在燕子的软语里，赤脚医生义安姨在屋里喊：“蓉儿，你妈给你生了个小弟弟！”我跑进去一看，父亲正乐呵呵地包裹着那个红皮肤、皱巴巴的小东西。我噘起嘴巴：“怎么不是妹妹？”义安姨说：“傻丫头，是弟弟，你才是娇娇宝贝！”

弟弟越长越白胖，一逗就咯咯

地笑，我越来越喜欢他了。母亲抱着弟弟，跟人说话也高声大气起来。父亲更像是捡了金元宝，整天眉开眼笑。那时候，四只燕子在上面叽叽喳喳，四个人在下面嘻嘻哈哈，我们家呈现出从没有过的欢乐与生机。

后来，我外出求学，寒窗苦读。我并不知道每年春归，燕子是否还来我们家筑巢。直到父亲在惊蛰的雷声中猝然离世，我问母亲：“妈，咱家的燕子呢？”母亲木然地望着空空的廊檐：“年年都来，就今年没有。”

十年后的初夏，正是雏燕啁啾的季节，母亲也走了。我下意识地望了一眼屋檐，只有一个破旧的老巢。看来燕子是通人性的，它比我更早知道家里的变故。

此后，弟弟在镇上安了家，我也再没敢回过这个空巢。

我万没想到，在人去屋空多年后，还有燕子在替我守家。在年近半百后归来，还有燕子如亲人般地把我迎接。站在锈蚀的铁锁面前，假装它们还是当年那些燕子，乌亮的羽毛也没被时光改变。听着它们的乡音，我的泪一颗一颗掉下来。

燕子声声里，相思又一年。

我不想变油腻

◎赵自力

据说网络上通常对油腻中年大叔的定义是：“皮肤松散，大腹便便，保温杯里永远泡着枸杞，满面油光，不修边幅，偶尔哼着不着调的小曲儿。”我身边就有很多中年人，似乎沾上了油腻味。

我有一个朋友，夫妻俩在农村中学教书。刚结婚的那几年，为了能进城，他们也是够拼了，经常充电，补充新知识、不断提高教学技能，只要有时间，哪怕是一次试讲也不放过。后来真应了“有志者，事(誓)竟(进)成(城)”的话，夫妻俩先后调入县城中学。不用早出晚归后，生活一下子变安逸了，再加上添了孩子，他们的生活轨迹渐渐发生改变。以前喜欢去户外运动、去钓鱼、去周边县市转转，现在都取消了，甚至每天晚上的散步锻炼也是断断续续。

的。不到几年时间，朋友胖了很多，都说他发福了。这之后，他更是不喜欢运动，放假在家里用游戏打发时间。我几次在路上碰见他骑着电动车送孩子，穿着臃肿、胡子拉碴的，边骑着车嘴里还在边嚼着什么。我们有几次聚会都曾邀请他参加，但他一次也没有赴约，说是有事。有次为职称的事，专门去告诉他要精心准备，朋友却表示无所谓。他说：“现在就已经很好了，不想再去追求新的东西，怕麻烦。”我知道，步入中年后的朋友已经没有了多少前进的动力，他被岁月磨得没有了棱角。也许，这也算是中年大叔油腻的一种吧。

在朋友圈偶然看到这么一段话：“都这个年纪了，该好好享受余生了，还那么折腾干啥？”我当时有些不解，发朋友圈的这位也就三十

出头，为什么就说要享受余生了呢？在三十岁的时候就想着开始过六十岁的生活，好像有点油腻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。

我非常担心不知不觉中自己也变得油腻。享受生活没错，但不能把享受当作得过且过的借口。我一直在努力，避免自己油腻。每天早晨五千米慢跑是我的规定动作，至今已经坚持了六年，我充分享受到了运动带来的快乐。每天我都要把自己收拾干净才出去，决不让自己变得邋遢。即使岁月油腻了我的身体，却不曾油腻过我的灵魂。我经常做些有趣和有意义的事，如到医院做义工、到福利院做护理、到特教学校和孩子们做游戏等。我还坚持读书和写作，它们是更深广的生活的一种打开方式。

人到中年不油腻，我要对得起世间走一遭的自己。